

笛安著

妖媚航班  
中短篇小说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妩媚航班 / 笛安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5354-6206-0

I . ①妩… II . ①笛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3400 号

# 妩媚航班

## 笛安著

出品人 | 郭敬明

责任编辑 | 杨 仙

装帧设计 | ZUI Factor

媒体运营 | 赵 萌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 波

徐懿如

设计 师 | 胡小西 & yeile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项目统筹 | 阿 亮 痕 痕

特约编辑 | 卡 卡

内页设计 | 付诗意

出版 | 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 | 027-87679310

传真 | 027-87679300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 | 430070

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编 | 100028

印刷 |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64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| 26.5

版次 |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 | 300 千字



定价 | 28.8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
（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）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，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，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最世文化

Shanghai ZUI co.,Ltd



中短篇小说集

# 妩媚航班

笛安 著

© ZUJI 2012  
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&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十年一刻，  
献给我的妈妈。



## 目录 [CONTENTS].

序 | 女儿的十年 [009-014].

姐姐的丛林 [015-082].

莉莉 [083-127].

广陵 [129-150].

怀念小龙女 [151-228].

请你保佑我 [229-272].

圆寂 [273-291].

宇宙 [293-306].

西出阳关 [307-315].

光辉岁月 [317-344].

威廉姆斯之墓 [345-365].

胡不归 [367-386].

舞美师的航班 [387-403].

洗尘 [405-415].

后记 | 那个小镇上 [417-419].



PAGE 009  
/  
014

序  
女儿的  
十年

蒋韵  
2012-11-08  
于母亲病中

2003年，暑假，女儿回国度假，我从太原赶到北京首都机场接她，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刻。“非典”终于过去了，在这之前，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祷告，祈祷“非典”在暑假时能够仁慈地放过我们，让我的孩子能够平安回家。现在，神听到了我的祈祷：我的孩子回来了，在人群中，我终于看到了她，穿一件酒红色的“一生褶”衬衫，安静而漂亮，却前所未有地消瘦。就是在回到太原家里的当晚，她递给我一个磁盘，说：“妈，我写了点东西，你看看。”

里面，就是《姐姐的丛林》。

我不会忘记初读这篇小说时的震动。说实话，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写作的禀赋，虽然，在学校里，她的作文始终很好，她还是他们那所名校“校刊”的编辑。她也常常把她的文章拿给我看，读给我听，可我却没有从中看出多少超越性：我总觉得它们弥漫着某种中学生的流行腔调，我把它们称作“贺卡体”和“文摘体”。也许，

潜意识里，我拒绝承认一个事实，因为我打心里不愿意让我的女儿，我最心爱的宝贝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，一个写小说的人。我希望她能够在大学里教书、做学问，至少，可以去解读别人的小说，我觉得她很有这方面的才能——这一点，我从来深信不疑。

她从小喜欢读书，还在初中时，她就读了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。起初，我不相信这本如此难读的书能够吸引她，可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她是以什么方式走进这个又繁复又茂盛的小说世界的，我只知道，她痴迷地爱它。更准确地说，她痴迷地爱着那个动人的、不幸的女主人公凯蒂。一连好几个夜晚，我们并排躺在她的小床上，听她给我朗读她喜欢的那些章节，凯蒂和班吉明，那个白痴弟弟之间宿命的深情，让她那么感动。可能，只有我知道，这一点，这种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宿命关系，对她意味着什么。因为，我从她后来的小说中，从东霓和郑成功、从雪碧和可乐、从莉莉和猎人的身上，都看到了凯蒂和班吉明的影子，或者说，我从她所有的人物身上，都能看到这种影子：无法挣脱无可奈何的命运关系，像神和黑夜一样笼罩着那些她爱和不爱的人们。

我一直以为笛安是个幸福的孩子，她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，虽然我也知道她常常不快乐，尽管她笑点很低。她严重偏科，而她就读的那所学校，有百年的历史，曾经是华北地区的重点中学，却严重地重理轻文。一个数学物理不好的孩子，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基本被视为废物。我以为，这就是她全部烦恼和不快的根源。一个中学生，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呢？于是，我们常常宽慰她，给她描绘一个未来的光明前景，那就是，一个再不需要以数学成绩论成败的大学生涯在前面等待着她。也许，我比她还更憧憬和盼望这一天的到来。这一天来了，2002年，1月27日，我十八岁的孩子，只身一人离开了我们，飘洋过海，飞往遥远的异国他乡，从此，这一天，就如同刀痕一样刻在了我心上：

我觉得，那是我再一次的分娩。

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“想家”这两个字，在电话里，她永远是快乐的，她快活地告诉我们，同学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：樱桃小丸子，这个外号让我心里一阵温暖和安心。她在信中，这样描绘着异乡的生活：

“图尔是个很棒的城市，美丽而安静。还有一条看上去很温暖的卢瓦尔河。我们 LABO 课的教室就在这条河边，每个星期我都得到河边来，坐一会儿，看看那些在岸上乱跑的狗，还有正在接吻的情人。”

.....

“秋天到了。早晨推开窗子，闻见了空气中凉凉的秋天味。院子里已经有不少落叶了，可是树上的叶子依然那么多。习惯性地看看大门口的信箱，邮递员还没来，却看见了房东贴在大门上的纸条：‘请房客们进出时把大门关好，因为小狗埃克托很喜欢逃跑，可是他没有钥匙。’很温暖的细节吧？”

.....

“爸爸、妈妈：

“你们好吗？

“我很好。今天收到你们的信了。还是老样子——妈妈依然那么语无伦次。（笑）菜谱真好，做是没多大指望了，看看也是好的，小时候的故事是怎么说来着：‘从前呀，有个叫马良的小孩很会画画，他画什么什么就变成真的了……’”

.....

她就这样安慰着我们，安慰着我，她深知我是一个资深的“小资”，我会在心中诗化她的生活：还有什么能比法兰西更适合诗化、罗曼蒂克化的吗？但是，2003 年那个夏天，读完《姐姐的丛林》，我和她的爸爸，我们极其震动，我们俩用眼睛相互询问，是什么，是怎样严

峻的、严酷的东西，让我们的女儿，一下子就长大了？

是的，她长大了，她的文字长大了，脱胎换骨长成了一个让我陌生和新鲜的生命。她用这种有生命的语言，开始讲述她的故事，她在一个最浪漫的国都，开始讲述她和这个世界毫不诗意的关系，讲述滚滚红尘中那些悲凉和卑微的生命，讲述大地的肮脏和万物的葱茏，讲述华美的死亡与青春的残酷……一个一个和毁灭有关的故事，接踵而至。于是，我知道了，我的女儿，她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樱桃小丸子，她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者。可能正是这样两种极端的品质在她身上共生共存，所以，她才能毫无障碍和果敢地穿过别人认为是终点的地方，或者，俗世常识的藩篱，到达一个新鲜的、凛冽的、又美又绝望的对岸。那是一种天赋，我没有。

想想，她所热爱的作家们，其实都具有矛盾的本质，比如三岛由纪夫，比如托斯妥耶夫斯基，比如曹雪芹。她喜欢丰富的、繁茂的、难以尽述和诠释的文本：又天真、又苍老，又单纯、又犀利，又温暖、又黑暗，又柔软、又冷酷，集万丈红尘与白茫茫的大地为一体，就像大地本身。所以，她像热爱恋人一样热爱着《丰饶之海》；像敬畏高山一样，敬畏着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；而《红楼梦》，我想，那应该是她的理想了——在这一点上，笛安是一个有情怀的浪漫主义者。

就这样，不管我愿不愿意，女儿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。不管别人给她贴上什么样的标签，不知为何，在我眼里，她都更像是一个独行的游吟者。这样的想象总是让我心疼和心酸。我想这大概也是她很不愿意被人称为“文二代”和父母扯在一起的原因。这篇小文章，是我得知她要出一本十年小说集后，情不自禁写下来的：十年，这个数字让我悚然心惊。我不想说女儿这十年有多么不容易，因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形容一个真正严肃的、有追求的作家和写作者，只有一个词——呕心沥血。我想起了女儿高二的时候，她曾经送给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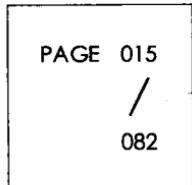
我一个笔记本，封面是那种深海般的、有重量、端庄的蓝，我一直舍不得用它，只是当时在它雪白的扉页上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
“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四日，泡泡送我这个笔记本作为母亲节的礼物，她在‘迪迪’挑选了很久，选中了这本没有修饰的白色内页的本子，告诉我：‘给你就要用，别又收藏起来。’

“我们聊天，说起三岛由纪夫的《金阁寺》，她非常感慨，说：‘真奇异呀，美，最初诱惑人，征服人，最后又奴役人，摧毁人，就像爱情。’”

或者，孩子，也可以说，就像写作。

那年，她十七岁。



№01

# 姐姐的 丛林

2003-07-13  
于图尔